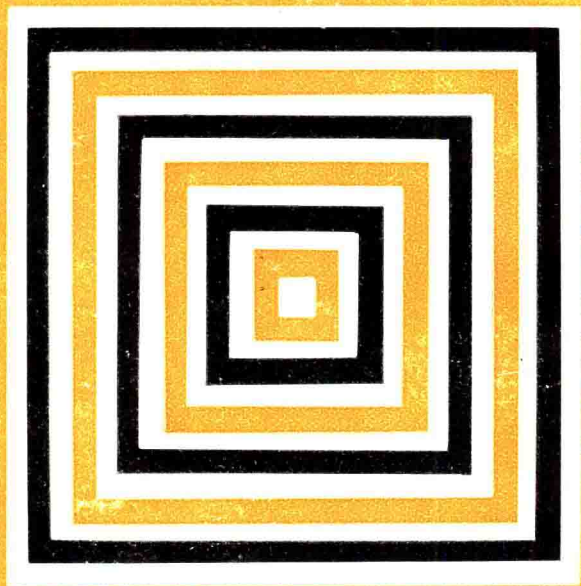


丁文江這個人



著等適胡 一二之書叢學文記傳

丁文江這個人

胡適等著

傳記文學叢書之二十一

傳傳記文學叢書之二十一（保有版權翻印必究）

丁文江這個人

定價新臺幣四十元

著者：胡適等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台北市永康街七巷十八號之三

台北市郵政信箱一——三六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七一九號



像畫油的江文丁

送通之用之微之贈香山居士歌

留君玉再君休怪，白日流連別更難。從此
聽傳深夜聲，海天漠漠不成歡。

逢君每覺青來眼，顧我如今白到鬚。此別
原知句日事，小兒女態未能無。

。詩的適胡贈江文丁

明一孔了為教
高天歌
唱听清坐

從此終生以此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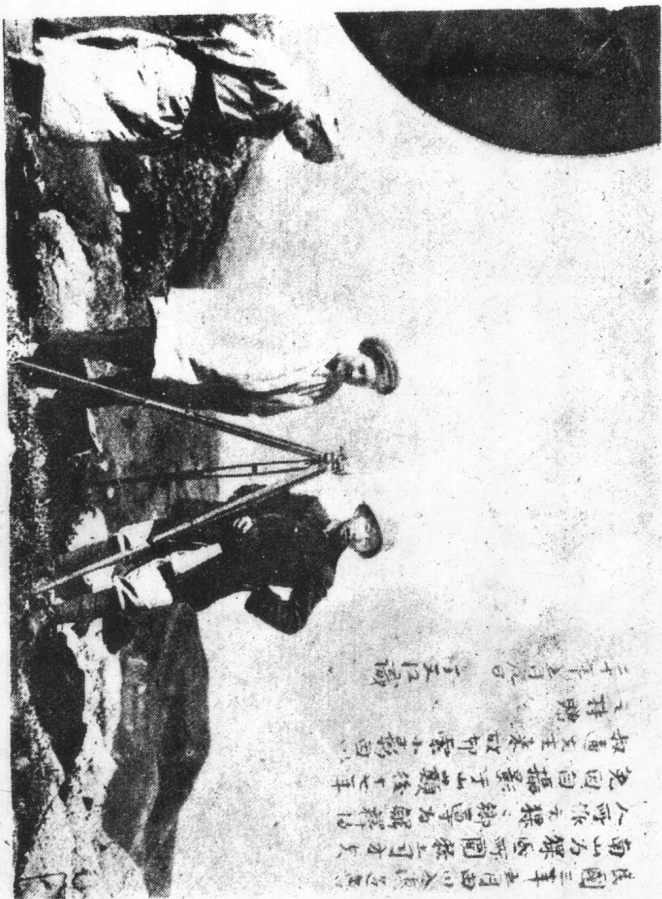
愛憎毀壞者何足
持出肝符服友

悔者不嫌此惡教
以此風教一代無！

再用元微之贈白香山韻哭在君
不終成，一月十六夜寫之。

。詩的江文丁哭韻原山香白贈之微元用適胡

民國三年五月丁文江由川入滇，爲獾匪所包圍，幸經土司所派之獾獮導解纒得免於難，事後與獾獮導合攝此影。



民國三年五月丁文江由川入滇，爲獾匪所包圍，幸經土司所派之獾獮導解纒得免於難，事後與獾獮導合攝此影。

三排號

叔重文王未故印雲上影留

免回自攝景于山觀後十七年

丁文江這個人 目錄

一、獨立評論第一八八期部分（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

丁文江這個人……………	胡適……………一
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	傅孟眞……………一二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	翁文灝……………二四
丁文江先生與中國科學之發展……………	葛利普……………三二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的工作……………	高振西譯……………三八
悼丁在君先生……………	黃汲清……………三八
丁在君先生對於人類學之貢獻……………	楊鍾健……………四四
我所敬仰的丁在君先生……………	吳定良……………四八
	周詒春……………五〇

丁在君先生對於中央研究院之貢獻·····	蔡元培·····	五二
追憶在君·····	陶孟和·····	五五
懷丁在君·····	李濟·····	五八
丁在君先生·····	汪敬熙·····	六三
悼丁在君先生·····	凌鴻勛·····	六五
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	朱經農·····	六九
亡弟在君童年軼事追憶錄·····	丁文濤·····	七七
我的二哥文江·····	丁文治·····	八二
做教師的丁文江先生·····	高振西·····	八六
丁文江先生著作繫年目錄·····	張其昀·····	九一
編輯後記·····	適之·····	一〇一

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	傅孟眞···一〇五
丁在君先生治療經過報告·····	楊濟時···一一五
丁文江先生考察湖南湘潭譚家山潭昭煤礦公司情形·····	鍾伯謙···一二一
記丁在君先生講演留聲片·····	趙元任···一二三
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的追述·····	劉基磐···一二五
誰送給丁文江先生五千元？·····	胡振興···一二九
留學時代的丁在君·····	李毅士···一三二
對於丁在君先生的回憶·····	湯中···一四三
丁在君先生之遺囑·····	竹垚生···一四九

三、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三輯部分（民國四十五年十二月）

丁文江與中央研究院·····	朱家驊···一五三
丁在君先生在地質學上之貢獻·····	阮維周···一六〇

我和在君·····	董顯光···一七一
我所記得的丁在君·····	蔣廷黻···一七六
關於丁文江先生的彙文叢刻甲編·····	董作賓···一八二
現代學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	羅家倫···一九五
對於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學研究幾段回憶·····	李濟···二〇一

四、 其他部分

悼丁在君先生·····	稚言···二一一
悼在君二哥·····	丁張紫珊···二二三
憶丁文江先生（並記其對於鐵路的意見）·····	凌鴻勛···二二七
紀念丁在君先生·····	陳伯莊···二二五

丁文江這個人（註）

胡適

傅孟眞先生的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是一篇很偉大的文章，只有在君當得起這樣一篇好文章。孟眞說：

我以爲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爲學術爲社會爲國家服務者，爲公衆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

這都是最確切的評論。這裏只有「抹殺主觀」四個字也許要引起他的朋友的誤會。在君是主觀很強的人，不過孟眞的意思似乎只是說他「抹殺私意」，「抹殺個人的利害」。意志堅強的人都不能沒有主觀，但主觀是和私意私利絕不相同的。王文伯先生曾送在君一個綽號，叫做 the conclusionist，可譯做「一個結論家」。這就是說，在君遇事總有他的「結論」，並且往往不放鬆他的「結論」。一個人對於一件事的「結論」多少總帶點主觀的成分，意志力強的人帶的主觀成

分也往往比較一般人要多些。這全靠理智的訓練深淺來調劑。在君的主觀見解是很強的，不過他受的科學訓練較深，所以他在立身行道的大關節上終不愧是一個科學時代的最高產兒，而他的意志的堅強又使他忠於自己的信念，知了就不放鬆，就決心去行，所以成爲一個最有動力的現代領袖。

在君從小不喜歡吃海味，所以他一生不吃魚翅鮑魚海參。我常笑問他：這有什麼科學的根據？他說不出來，但他終不破戒。但是他有一次在貴州內地旅行，到了一處地方，他和他的跟人都病倒了。本地沒有西醫，在君是絕對不信中醫的，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肯請中醫診治，他打電報到貴陽去請西醫，必須等貴陽的醫生趕到了他才肯喫藥。醫生還沒有趕到，他的跟人已病死了，人都勸在君先服中藥，他終不肯破戒。我知道他終身不曾請教過中醫，正如他終身不肯拿政府乾薪，終身不肯因私事旅行借用免票坐火車一樣的堅決。

我常說，在君是一個歐化最深的中國人，是一個科學化最深的中國人。在這一點根本立場上，眼中人物真沒有一個人能比上他。這也許是因爲他十五歲就出洋，很早就受了英國人生活習慣的影響的緣故。他的生活最有規則：睡眠必須八小時，起居飲食最講究衛生，在外面飯館裏吃飯必須用開水洗杯筷；他不喝酒，常用酒來洗筷子；夏天家中吃無外皮的水果，必須先在滾水裏浸二十秒鐘。他最恨奢侈，但他最注重生活的舒適和休息的重要：差不多每年總要尋一個歇夏的地

方，很費事的佈置他全家去避暑；這是大半爲他的多病的夫人安排的，但自己也必須去住一個月以上；他的弟弟、姪兒、內姪女，都往往同去，有時還邀朋友去同住。他絕對服從醫生的勸告：他早年有腳癢病，醫生說赤腳最有效，他就終身穿有多孔的皮鞋，在家常赤腳，在熟朋友家中也常脫襪子，光着腳談天，所以他自稱「赤腳大仙」。他吸雪茄烟有二十年了，前年他腳趾有點發麻，醫生勸他戒烟，他立刻就戒絕了。這種生活習慣都是科學化的習慣；別人偶一爲之，不久就感覺不方便，或怕人譏笑，就拋棄了。在君終身奉行，從不顧社會的駭怪。

他的立身行己，也都是科學化的，代表歐化的最高層。他最恨人說謊，最恨人懶惰，最恨人濫舉債，最恨貪污。他所謂「貪污」，包括拿乾薪，用私人，濫發荐書，用公家免票來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箋來寫私信，等等。他接受淞滬總辦之職時，我正和他同住在上海客利飯店，我看見他每天接到不少的荐書。他叫一個書記把這些荐書都分類歸檔，他就職後，需要用某項人時，寫信通知有荐信的人定期來受考試，考試及格了，他都僱用；不及格的，也一一通知他們的原荐人。他寫信最勤，常怪我案上堆積無數未覆的信。他說「我平均寫一封信費三分鐘，字是潦草的，但朋友接着我的回信了。你寫信起碼要半點鐘，結果是沒有工夫寫信！」蔡子民先生說在君「一案無留牘」，這也是他的歐化的精神。

羅文幹先生常笑在君看錢太重，有寒儉氣。其實這正是他的小心謹慎之處。他用錢從來不敢

超過他的收入，所以能終身不欠債，所以能終身不仰面求人，所以能終身保持一個獨立的清白之身。他有時和朋友打牌，總把輸贏看得很重，他手裏有好牌時，手心常出汗，我們常取笑他，說摸他的手心可以知道他的牌。羅文幹先生是富家子弟出身，所以更笑他寒儉。及今思之，在君自從留學回來，擔負一個大家庭的求學經費，有時候每年擔負到三千元之多，超過他的收入的一半，但他從無怨言，也從不欠債；甯可拋棄他的學術生活去替人辦煤礦，他不肯用一個不正當的錢；這正是他的嚴格的科學化的生活規律不可及之處；我們嘲笑他，其實是我們窮書生而有關少爺的脾氣，真不配批評他。

在君的私生活和他的政治生活是一致的。他的私生活的小心謹慎就是他的政治生活的預備。民國十一年，他在努力週報第七期上（署名「宗淹」）曾說，我們若想將來做政治生活，應做這幾種預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要「作爲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十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看前面的三條，就可以知道在君處把私生活看作政治生活的修養。民十一年他和我們幾個人組織努力，我們的社員有兩個標準：一是要有操守，二是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他最恨那些靠政治吃飯的政客。他當時有一句名言：「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努力第六期）他做淞滬總辦時，一面整頓稅收，一面採用最新式的簿記會計制度。他是第一個中國大官卸職時半天辦完交代的手續的。

在君的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孟真說他「真是一位理學大儒」。在君如果死而有知，他讀了這句贊語定要大生氣的！他幼年時代也曾讀過宋明理學書，但他早年出洋以後，最得力的是達爾文，赫胥黎一流科學家的實事求是的精神訓練。他自己曾說：

科學……是教育同修養最好的工具。因為天天求真理，時時想破除成見，不但使學科學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愛真理的誠心。無論遇見甚麼事，都能平心靜氣去分析研究，從複雜中求單簡，從紊亂中求秩序；拿論理來訓練他的意想，而想象力愈增；用經驗來指示他的直覺，而直覺力愈活。了然於宇宙生物心理種種的關係，纔能夠真知道生活的樂趣。這種活潑潑地心境，只有拿望遠鏡仰察過天空的虛漠，用顯微鏡俯視過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參與的透徹，又豈是枯坐談禪妄言玄理的人所能夢見？（努力第四十九期，玄學與科學）

這一段很美的文字，最可以代表在君理想中的科學訓練的人生觀。他最不相信中國有所謂「精神文明」，更不佩服張君勱先生說的「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生活之修養，其結果爲精神文明」。民國十二年四月中在君發起「科學與文學」的論戰，他的動機其實只是要打倒那時候「中外合璧式的文學」之下的精神文明論。他曾套顧亭林的話來罵當日一班玄學崇拜者：

今之君子，欲速成以名於世，語之以科學，則不願學，語之以柏格森杜里舒之玄學，則欣然矣，以其襲而取之易也。（同上）

這一場的論戰現在早已被人們忘記了，因爲柏格森杜里舒的玄學又早已被一批更時髦的新玄學「取而代之」了。然而我們在十三四年後回想那一場論戰的發難者，他終身爲科學奮力，終身奉行他的科學的人生觀，運用理智爲人類求真理，充滿着熱心爲多數人謀福利，最後在尋求知識的工作中，歌唱着「爲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悠然的死了，這樣的一個人，不是東方的內心修養的理學所能產生的。

☆

☆

☆

丁在君一生最被人誤會的是他在民國十五年的政治生活。孟真在他的長文裏，敘述他在淞滬總辦任內的功績，立論最公平。他那個時期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裏，將來作他傳記的人（孟真和我都有這種野心）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我們此時可以不談